

她的爱情，是一株自骨血蔓生的花，盛开时，破开肌肤，痛不欲生。
这一切，尚未开始，便已结束。

谁许谁 一爱成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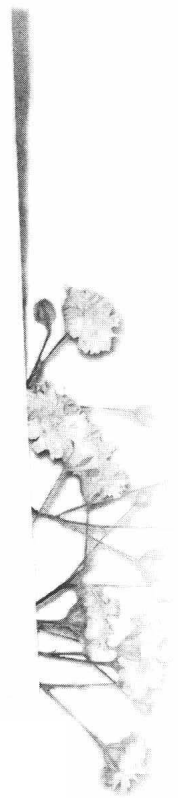
无桑 著

shuixushui
yiaichengshang

谁许谁
一爱成伤

shéixǔshéi
yī ài chéng shāng

无桑 著

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许谁一爱成伤/无桑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
2011.6

ISBN 978-7-5430-5710-4

I. ①谁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4549号

选题策划:轻言云片胡波

著者:无桑

责任编辑:赵可

封面设计:肥总

出版:武汉出版社

社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:430015

电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网址: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凌sir

印刷: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900mm×630mm 1/32

印张:7.5 字数:220千字

版次: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: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2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C 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擦身而过/001
- 第二章 飞扬的茉莉花香/010
- 第三章 轻歌曼舞/020
- 第四章 遗落的心/030
- 第五章 针锋相对/039
- 第六章 离间/048
- 第七章 似曾相识/057
- 第八章 约定/067
- 第九章 爱，让我们在一起/077
- 第十章 香甜似蜜/086
- 第十一章 薰衣草的花语/096
- 第十二章 吹皱一江春水/106

谁许谁 一爱成伤



- 第十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/116
- 第十四章 词中有誓两相知/125
- 第十五章 月上柳梢头/134
- 第十六章 待晓堂前拜舅姑/143
- 第十七章 近乡情怯/152
- 第十八章 似是故人来/161
- 第十九章 有一种爱叫做亲情/171
- 第二十章 尘封/180
- 第二十一章 真命天子/190
- 第二十二章 触手可及的温暖/200
- 第二十三章 花自飘零水自流/210
- 第二十四章 爱得那么伤/219
- 番外/229

第一章 擦身而过

“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……”身边的手机响起。
“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”安怡匆匆起身。

“喂，我是安怡。”

“安怡啊，我是妈。好几天没打电话了，有没有按时吃饭？”

“妈，我都挺好的，吃饭都很规律，不用担心。倒是你和爸，身体没问题吧？”

“我们身体都好，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我会的。”

“那好，我也没什么事，你忙吧。”

“好，再见。”

打完电话，安怡靠在休息区里抽烟。最近有一个大的项目，安怡忙得天昏地暗，也很久没回家了。今天陪老板出来和对方应酬，包厢里觥筹交错，自己不得不戴上一副面具，觉得很累。以前不顾父母反对执意要来C城，来到这个她长大的城市。现在父母年纪大了，安怡时常会觉得对不起他们。两年出国，三年工作，自己在家陪伴父母的时间少得可怜。父母只有自己这一个女儿，有时间真的要回家陪陪他们。指尖的香烟闪着忽明忽暗的星火，昏黄灯光下的女子，疲惫而憔悴，烟雾缭绕间看不出她的神情。

“虞总，您真是年轻有为啊。以后有机会合作，我们还得倚靠

您呢。时间还早，我们要不去酒吧继续啊。走走走……”身边熙攘的声音惊醒了沉思中的安怡。安怡看到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来，都围绕着中间那个男人。

“下次吧，我回来不久，最近公司的事又很忙，今天想回去休息会。下次再聚聚吧，机会多着呢。”

听到这个声音，安怡的心仿佛停滞了一样。声音温和，却隐含着干脆与坚决。安怡想起以前自己吵着要去延安路上逛街的时候，虞熙就是以这个语气反对的。但每次只要安怡再耍耍赖，他就不得不无奈答应。自己摇着虞熙的手，他无奈又宠溺地笑，仿佛历历在目，又似乎已是上辈子的回忆。

男子慢慢走近，安怡终于看清了他的样子。高大的身材，棱角分明的脸庞，凌厉而坚毅的眼神，一身黑色的西服将他的气质表露无遗。安怡突然很感谢上天，让自己能够见到此时的虞熙。虞熙的眼神好像往这边停滞了一秒，但那也只是那短短的一秒。当安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他早已擦身而过。

虞熙的离开让身边的压力一轻，但也让安怡失去支撑的力量。她回到包厢，以身体不适为由想要先离开。老总看她脸色不好，也就同意了。安怡不知那天是怎样回到家的，只喃喃叫着“虞熙，虞熙”，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。以前安怡常常梦到虞熙，看着他越行越远，无论她怎样喊叫都不回头。远远的，是他身体的轮廓，但怎样努力都看不清他的脸。今天终于能把他的脸庞与大学时连接起来，只是这一次他面无表情地从安怡身边走过，仍然留下她独自一人。梦醒后，枕巾湿透，安怡再也无法入睡，只静静地坐在床上看着窗前。

周一，安怡焦急地站在拥挤的公交车上，巨大的车流量使她到达公司的时间晚了一些。她一走进公司，就发现一大早大家就兴奋地讨论着什么。

“安姐，你来了。”公司一年前招进的大学生萧沐雨，是个很活泼的小女孩。之前的一年，老总安排安怡来带她，安怡挺喜欢她的，把她加到自己的小组，平时也很照顾她。安怡点了点头，走进企划部经理的办公室。

萧沐雨也跟进了办公室：“安姐，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黑眼圈好重啊，不会不舒服吧？”

“没事，就没怎么睡好。什么事这么热闹？大家都好像很兴奋的样子。”

“对了，你还不知道。我们公司要接一个大项目，是筠廷集团。如果合作成功，我们公司就赚大了，到时我们也能分到不少奖金。”

“筠廷集团，C城最大的综合性集团。他们怎么会挑选我们这样的小广告公司？”

“这个我也想不通，不过今天这么兴奋除了这个消息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因为筠廷集团新上任的总经理居然要亲自过来。听说那个男人长得很帅，又多金，大家都在期待呢！”安怡笑笑，宠溺地看着发花痴的萧沐雨。

安怡从办公室里望出去，笑容顿时僵在脸上。走进来的男子的确很帅，温文尔雅，举止大方，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的焦点。

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很多女孩喜欢他，他总能不断收到情书，还会遭遇女生的告白。即使俩人在一起时，也不曾阻挡他的魅力。室友李萍一直让安怡当心，不要被人把他拐走了。那时有几个女生约安怡去学校的角落，威胁她如果不和虞熙分手，就要好好“修理她”。那时的自己单纯而无畏，谁都别想把虞熙抢走。于是安怡坚决拒绝，还义正辞严地让他们不要觊觎自己的男朋友。如今的他与从前相比，更成熟，也更有魅力，喜欢他的人该越来越多了吧？而现在的自己却再也没有那分勇气。

虞熙走进来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这个对着门口的办公室。透过玻璃窗，他看到安怡愣在那里，嘴边的笑意还未来得及收起，很迷糊的样子。她一定以为上次自己没有认出她吧。事实上，虞熙在饭店看到安怡的第一眼就已经认出她来了。原本顺直的长发被细致地盘起，喜欢T-shirt、牛仔裤的女孩如今打扮成熟，而脚上则蹬着五六厘米的高跟鞋。也是这个女子曾信誓旦旦地发誓以后绝不穿高跟鞋，说这是对女性的迫害，而如今的她穿着如履平地。是的，她变了，但自己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紧张时的眼神闪烁和下意识的抚摸耳朵，安怡，我认识的不仅仅是你的外表！表面上自己只瞟了她一眼，但实际上是用了多大的忍耐力才没有冲过去抱住她。

知道她在这个城市，虞熙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心，想要到她的身边……报复她。大二的学期末，前一天还吵嚷着要去黄山旅游的人，却在下午发来“分手信”。静静躺在邮箱里的“我们分手吧，我的爱不在这里”，让毫无准备的虞熙措手不及。慌忙间拨打手机，对方却是关机；她早已不住寝室，东西打包在一旁；每天在安怡家等待，却总是大门紧闭……

一个月后的一天，当虞熙登门再次无果，他考虑着要不要借助她妈的力量。这时，他听到了隔壁邻居的谈话。

“老安家，怎么天天大门紧闭的？这都快一个多月了。”

“嗯，也是。我听说是他家女儿要出国读书，估计他们老两口不放心，跟着去看看。”

“小怡不是在Z大吗？怎么想起出国了？”

“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外国的教学水平肯定比较高啊，要是我有条件也让我儿子去……”

她们的声音渐远，但虞熙的耳朵里却充斥着嗡嗡的声音，他只无意识地走着，不知道要去哪，能去哪。“出国？你的爱不在这里，你要出国去找它吗？”

虞熙闭了闭眼睛，他只有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，心才能平静一些。前天一上班，他就让助理金岩调查浅夏广告公司。上次临出门前，他看见安怡胸前忘记摘下的铭牌：浅夏企划部经理。

当时在办公室，手里拿着她的履历资料，照片上的她淡然而冷漠，眼神空洞得可怕。这还是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、每天傻笑的安怡吗？虞熙恨不得立刻撕碎她的面具。他迅速提出与浅夏广告公司的合作。又以此次的广告作品至关重要为由，在市场部来谈合同时亲自过来，心里为的也只不过是想多看她一眼。

安怡被眼前的一切搞迷糊了，呆愣在座位上，久久没有回神，连沐雨出去的关门声也没有听见。

“安经理，穆总让你去会议室。”安怡在一声叫唤中猛然回神，对着来传话的总经理秘书点了点头。她理了理头发走向会议室，在会议室前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举手敲门。

“咳咳咳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安怡推开了会议室的门，“穆总，你找我。”

“哦，安怡。你先过来坐。”安怡走向空位，坐定，心却越跳越快。虞熙就坐在她的对面，虽已不似酒店那次慌张，但这到底是安怡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可以这么近距离地看着他，不用担心一回神，他就会从面前消失。安怡突然觉得很幸福，三年的等待，自己来这个城市的目的，都仿佛在这一刻完美，她无意识地微笑着。虞熙看着面前的安怡，为她突然的微笑感到奇怪，但也恍惚迷失在这多年未见的笑容中。

穆总说：“虞总，这次我们能与贵公司合作年度宣传广告，是我们公司的荣幸。而且，您还亲自过来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浅夏广告也是很有实力的广告公司。这次广告很重要，我来也是应该的。”

穆总听了笑呵呵的，他突然转过视线对安怡说话：“安怡，这是筠廷集团的虞总，我们这次要和他们合作筠廷的年度广告。”

安怡对着虞熙点点头，恭敬地叫了声：“虞总。”

“这就是主设计师安经理吧。”

“是的，虞总。安怡，设计这方面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负责。”

安怡抬头看着老总，郑重点点头说：“我们设计部一定会全力以赴的，不会让筠廷和虞总失望。”说着转头看向虞熙。

“那最好了，这次年度宣传广告是我们公司年度主打。众所周知，筠廷集团是一个综合性的集团，近期主攻经营超市、卖场。广告也要以卖场的专柜、产品为主，希望安经理好好构思。与筠廷之前的广告不同，我们这次要有与众不同的创意与效果。”

“还有，为表示对此次合作的重视，我们希望文案的对照说明可以由安经理亲自带到筠廷集团去。”虞熙一直对着老总说话，只在提到“安经理”时，状似无意地瞥了安怡一眼。

老总赶忙说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虞总放心。”

“这样最好，合作细节方面市场部的宋经理会和你们细谈的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”虞熙说着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老总殷勤地送虞熙出门。之后的安怡浑浑噩噩的听着合作细节，而脑子只停留在虞熙状似无意的一瞥。那一瞥有着淡淡的嘲讽与挑衅，仿佛我

为鱼肉，人为刀俎。午夜时，安怡躺在床上，回忆着他的眼神，有些自嘲，其实早在遇见的那一刻，我就成了虞熙的俘虏，掉入他温柔的眼中，万劫不复。

合作案开始后，安怡以为她和虞熙会有很多碰面的机会，虽然她一直没有调整好见虞熙时的心情。然而自从那次在浅夏的见面之后，安怡去筠廷集团比对文案始终没有见到他。走出会议室，安怡感到庆幸的同时，也有着淡淡的失望。

“总经理已经好几天没来公司了，不知道是怎么了？”

“好像是胃病又犯了，疼得很严重。我路过金特助办公室听到了，听说刚从医院回家呢。”

“这么严重啊，希望总经理快点好，他不在公司，这里都一片黯淡。”

“希望吧。”

耳边是筠廷的员工在讨论，安怡故意放慢脚步，跟在她们后面，直到她们渐行渐远。

“生病了吗？怪不得来了几次都没看到他，他怎么这么不爱惜身体。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为了睡懒觉不愿起床，他就会打电话把我吵醒，拿着饭团在宿舍底下等。我蓬头垢面地走下楼，一路骂骂咧咧，数落着他的专制，严重损害我睡懒觉的权利。而虞熙只是把早饭递给我：‘不吃早饭，小心得胃病。’”安怡已记不得饭团的味道，但暖暖的感觉却还滞留手心。安怡为了这句话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胃，现在却是说这话的人忍受着胃疼的痛苦。

她有些恍惚，无意识地向前走着，抬起头发现自己竟走到了总经理室门前。

“安小姐，找总经理有什么事吗？”安怡看到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的金岩。

“你好，金特助。我没什么事，今天来贵公司比对文案。设计部的人说已经把文案汇报给虞总了，只是总经理迟迟没有答复，是不是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总经理身体不好，这几天没来上班。不过我听公司设计部的人说，他们对安小姐的设计还是很认可的。”

“这样就好。嗯……总经理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没什么大碍，工作太劳累了，又不注重饮食。医生嘱咐休息几天，好好调养一下就没事了。”

安怡点点头：“那就好，我公司还有些事，先走了。”

金岩看着离开的安怡，若有所思。这时金岩电话响起：“喂，我是金岩。”

“金岩，我是虞熙。”

“你怎么样，身体好点了吗？”

“没事，好多了。除了吃东西没什么胃口，其他都恢复得差不多了。公司没什么事吧？”

金岩听电话里的声音还是比较有精神的，放下心来。“公司一切正常，我会看着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“那就好，我会尽快上班的。”

“不要太急了，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身体呢。”金岩顿了一下，“今天浅夏广告的安小姐来公司比对文案，还问起你呢。”

电话那头久久沉默，金岩以为那边会挂断的时候，听到虞熙说：“她问我什么？”

“安小姐问您身体还好吗。”

“她还想得起来我啊。”金岩没听清楚，虞熙说了一句什么话。

“没其他事，你忙吧。”然后便是电话挂断的声音。

“问我身体吗？我的身体早在你离开的时候便搞坏了。你一声不响地离开，只留下我在原地。走在校园里，到处都是你的影子，你的笑声。当我回头，你对着我笑，当我走进，那里只是空空一片，握紧手，却再也没有你手心的温度。那段时间的我，天天去酒吧，去买醉。酒真是个好东西，醉了，你才不会消失，你才愿意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即使第二天醒来时是更大的空虚。那时的我，你都不曾心疼，现在的我你何必关心？”

虞熙拿起手边的烟，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，却响起长久的咳嗽声。

“小怡，我是若水。我在你家门口，快开门。”周末的早晨，安怡被这个电话打扰了清梦。

若水见屋里没有反应，就在门外用力地敲门。安怡这才急急忙

忙地跑出来。她打开门，就见姚若水拎着个行李箱站在门外。面前的女子高挑的身材，热辣的服装，精致的面庞加上大波浪的发式，很是耀眼。这就是姚若水，安怡最好的朋友。

“我到C城出差，来你这住两天，欢不欢迎？”若水轻快地说，耳边的大耳环随着说话时的震荡轻轻摇动。

安怡这时总算醒了，睁大了眼睛，大叫着：“若水，若水，真的是若水。”安怡跑上去抱住姚若水，“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”两人搬着行李，都很高兴。

姚若水从小和安怡一起长大，两人很有缘，小学，初中一个班，高中时是一个学校的。之后两人因为文理差异的关系去了两所不同的学校读大学。安怡留在本地，而若水则去了北方。

若水回家时，曾去安怡的学校看过她。当时她和虞熙在一起，两人异常甜蜜。5年前，安怡去澳大利亚的时候，两人才断了联系。安怡不曾把她出国的消息告诉任何朋友，所以半年前两人通过校友录在网络上碰到时，并不熟稔。若水对安怡不告而别的事很气愤，很少主动联系安怡。但两人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若水终于趁这次出差来见安怡了。

安怡对若水的到来感到很兴奋，两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若水在读书时代就很漂亮，是很受男孩欢迎的那种。而现在的若水变得更加靓丽了，只是她的脸上多了一层戒备和冷漠。若水在高中时有个很相爱的男朋友，一向自视甚高的她在男友面前可爱而安静。安怡见证了他们的甜蜜，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幸福快乐，结婚生子，她真心希望若水可以永远那么甜蜜与纯真。但是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，大雨滂沱中出现在安怡家门口的若水，痛彻心扉的哭泣，无法遏制的悲痛，让一切甜蜜不复存在。那夜的若水哭累了，斑驳的泪痕还停留在脸庞，嘴里只是无意识地喊着：“铭哲、铭哲……”安怡不知，那个始终微笑的陈铭哲，那个阳光男孩陈铭哲，怎会留给若水如此深刻而彻底的痛苦。

若水醒后，一直都没有提起她和陈铭哲之间的事，安怡也不曾问她。若水的空洞与苍白，让安怡不忍再打扰她破碎的心。整个暑假安怡都只是安静地陪着若水，若水对此很感激，只是在填报志愿时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北方的一所大学。安怡在开学不久后才得

知，陈铭哲高中毕业直接去了德国。她还记得送若水上飞机之前，若水曾说：“无论是甜蜜还是痛苦，现在的我都无法承受。既然有人选择离开，我不愿孤单地留在原地，等待一个虚无的爱情之梦。等待，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。”

安怡去澳大利亚后不曾跟若水联系，但她知道若水懂她，不然若水大可问爸妈要联系方法。她们都曾那么痛，蜕变成如今的样子，蜕去了纯真与无知，添加了成熟与疏离。

两人放好若水的东西，已经快11点了，准备出门吃中饭。

“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，今天都给我端上来，我要大吃特吃。”

“好好，女王下令，小的遵命。”安怡边说边作揖。

“皮痒了？让大爷我好好教训教训你！”说着，若水便佯装要打安怡。两人在街边吵吵闹闹，你追我赶，仿佛又回到纯真的读书年代。

她们的举动引起了路人的侧面，安怡忙拉住若水：“形象，形象。”若水张望了一下，还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。两人对望了一眼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第二章 飞扬的茉莉花香

两人来到颜云吃饭，一桌的美食令人食指大动。

“若水，你这次是为什么事出差？”

“哦，公司在这边有个大工程，要建一个购物广场，我过来主持。这次先来熟悉一下环境和雇主的要求。”若水大学在山东学的是建筑学，毕业之后就留在当地的一家大型建筑公司。

“那你要待多久啊？”

“这次可能两个星期左右吧，因为工程比较大，双方都很重视，所以有许多问题需要沟通。等我下次来，就得真正安营扎寨了，要待一年半左右。所以我特地来投靠你了，先带些东西来，下次可以少带一点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们又可以待在一起了。”

颜云的环境很好，四周山湖相间，波光粼粼。席间安怡去了趟洗手间，当她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看见旁边沙发上坐着的虞熙。虞熙低着头，沙发旁的盆栽遮住了他的脸。他一手撑着沙发，一手捂着胃。是胃不舒服了吗？看起来很难过。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，他的同伴呢？

正想着，对面包厢的门打开了。一位衣着光鲜、浓妆艳抹的女子探出头来：“虞总，你怎么坐在那啊。刚才你已经推拒了不少酒，这么久不回来，我们可要罚你了。”

这个女子安怡认识，是土管局的颜秘书。安怡看到了酒桌上的凌局长、郑主任。一桌子觥筹交错，热闹非凡。原来他喝了酒。安怡一时觉得很愤怒，他前不久刚因为胃病住院，时隔不久他居然敢喝酒，他还要不要命了？！安怡正想提醒虞熙的时候，虞熙已经离开沙发，消失在包厢门里。清脆的关门声，把安怡推回现实。

要在地方做事不得不与当地的官员搞好关系，安怡不是不知道虞熙的难处。单看张局长和郑主任，就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否则，也不会让刚病愈的总经理来陪客。再说，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去阻止，去提醒。安怡慢慢地踱回座位。

“怎么才回来？”若水随口询问，但却没有得到回应，她不免奇怪地抬头。安怡愣愣地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显然没有听到自己的问话。

“安怡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啊，什么？”她茫然地看着对面的若水，“哦，可能天太热，我有点乏了。”

安怡拿起手边的杯子，凑近嘴边。

“哎，等等，等等。”安怡迷惑地看着阻止她的若水，杯子还一直留在手上。

“安怡，你拿的是醋，不是水……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她将杯子拿到面前，闻到一股酸味，尴尬地将它放下，故作轻松，“一时不小心拿错了，呵呵。”

若水将一直奋斗着的筷子搁下，认真地望着安怡：“说吧，有什么事？你总是精神恍惚的，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总不会连你心里有事都看不出来。”

安怡停了停，她的脑中不断闪过虞熙捂着胃难受的样子，这些官场上的人酒量极好，劝酒一流，虞熙不可避免地还会被灌酒。她慢慢地说：“若水，我刚看见他了。”

“他……”若水顿了一下，她看看眼前失落的安怡，这么多年了能让她如此失魂落魄的只有那一个人，“是虞熙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是离开后第一次见面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安怡向后靠在椅子上，“其实我们之前见过面了。”

我们公司最近在帮他做年度广告，他是总经理。”

她欲言又止。

“那今天你看到他女朋友了？”

“不是不是。”安怡急忙摇头，“他前段时间因为胃病住院，今天我却看见他喝酒。捂着胃的虞熙好像很不舒服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阻止他。”

“嗯，不用太担心，他身边肯定还有其他人，会替他挡挡的。”

“可是我并没有看到别人。”

若水想了想，试探着建议道：“你们两家公司在合作，那么你肯定认识他的秘书之类的，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问问看。”

安怡突然想起金岩，对了，这个万能特助，找他一定有办法。她很快就拨通了金岩的电话。

“你好，我是金岩。”

“你好，我是浅夏广告的安怡。”

“哦，是安小姐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

安怡愣住了，是啊，我要怎么说……

“安小姐？”

“嗯……”这时她看到若水递过来的本子，上面写着几句话。

“哦，是这样，我在颜云。我刚刚看到你们总经理，嗯——还有土管局的张局长他们，我想你应该也在。这段时间你很照顾我，我想跟你打声招呼，你方便出来吗？”

“哦，我现在还在公司。”金岩沉默了下，“你是说我们总经理现在在颜云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对方沉吟一会：“我之前有事耽搁了，现在准备过来。能不能麻烦你件事？”

“好的，你说。”

“让服务员送杯温水进去给总经理，就说……虞夫人让他儿子注意身体。”

“虞夫人”，那个精明能干的政界女子，直接辛辣的语言，她的话的确可以威慑住在场的每个人。对安怡来说，到澳大利亚之后的几